

维也纳城市密码

翁东辉

与余音绕梁的音乐、极尽华丽的巴洛克风格建筑相对应，公租房是维也纳的另一面。和大多数人的想象

不同，它不仅面向低收入者，更面向广大中等收入群体。

说起维也纳，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世界最宜居城市和欧洲文化之都，是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等音乐巨匠生活过的地方。这一点，在夏季假期体现得尤为明显。炎炎夏日里，到处都能欣赏到露天音乐会、歌剧，仿佛整个天空飘荡着音符。

不过，要真正感受这里独特的文化魅力，仅仅接触音乐是不够的，维也纳老城区也得走一走。

活着的历史

走在“戒指路”上，你一定会被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所吸引，其中不少采用的都是巴洛克风格，极尽华美，犹如高贵的“白天鹅”。不过，也有不少“丑小鸭”悄悄躲在其中。它们没有华丽的浮雕装饰，大多只能用普通二字形容，还有一些甚至有些简陋——这些大抵就是公租房，也是维也纳的另一面。

统计显示，有近六成的维也纳人居住在当地政府补贴的公租房里。因此，要想深入了解维也纳的城市密码，必须要走进公租房。

故事要从百年前说起。

1919年，一战结束，奥匈帝国消亡，四处百废待兴，人民流离失所。新上台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将住宅建设作为第一要务，下决心解决人民住房问题。整个20世纪20年代，数百座公共住宅拔地而起，直

到今天依然是都市中无数普通人的家。

上世纪的这段历史远谈不上风平浪静，人民贫困、社会动荡，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能在这些饱经沧桑的公共住宅中找到痕迹。即便如此，维也纳还是密集完成了400多个公共住宅项目建设，包括配套的幼儿园、学校、诊所、洗衣房、图书馆、剧院、商店等，总共6.4万套住房安置了20多万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建筑就是活着的历史。

大众的礼物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一定会向今天的人们诉说往昔峥嵘岁月。所以，当你在市中心看到那些外表普通的公租房时，请一定不要轻视它存在的意义。

最典型的公租房之一就是卡尔·马克思大院。这是一片庞大的砖混建筑，外观有点像福建的土楼，又像雄伟的要塞，规模宏大，一眼望不到边。据测算，其南北跨度超过1公里，里面布满院落式群楼，共有1400套公寓，可供5000人居住。社区内还建有20多座公共设施，有大型洗衣房、公共浴室、牙医诊所、公共图书馆、妇产科医院和青年旅舍，可以说应有尽有。仅大院中心广场和绿地面积就超过12.7万平方米，真乃城中之城。看着小朋友在儿童乐园嬉戏追逐，远望金黄色的楼群在夕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一片祥和。

“维也纳的特殊性就在于，你无法通过一个人的住址判断他的收入。”此前，一位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因为在这里，公租房申请资格只要求年收入不得高于4.6万欧元，而这已经是奥地利平均年收入的2倍。换句话说，维也纳的公租房不仅面向低收入者，更面向广大中等收入群体。

时代的注解

建筑艺术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时代的注解。维也纳公共住宅在各个时期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果要评选维也纳城内最奇特、最具艺术性、令人百看不厌的建筑，非百水公寓莫属。

百水公寓位于维也纳三区，门口有电车公交，出行十分便利。虽说周围有不少巴洛克风格的古建筑，也难掩其出挑的“相貌”。

1986年，有奥地利“高迪”（20世纪初著名西班牙建筑设计师，塑性建筑流派代表人物）之称的知名设计师百水，应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潜心设计建造了这幢别致的民居。

百水自称“建筑医生”。他的名言是，丑陋的房子可以用梦想去“治愈”它。他在全球依自己的梦想建造或改建了10栋被称为“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百水屋’”。其中，维也纳的百水公寓是最出名的，如今已成为不折不扣的网红打卡地，吸引全球游

客慕名前来。

住宅可以设计成这个样子吗？整个建筑几乎没有直线，也没有平整的墙面，仿佛流水般顺畅，又像跳跃的音符直入眼帘；五彩缤纷的色块格外醒目，好像孩童涂鸦，又像随意堆砌而成，实在是太有视觉冲击效果了。很难想象，这样充满艺术感和人性化的设计，竟然不是艺术馆，而是公租房。这可能也是维也纳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城市的原因之一。

可即便如此奇异，它却不会给人突兀之感，反而非常养眼，这皆因其环境友好、与自然共生的建筑设计理念。

当年，百水先生邀请居民们一同参与设计，甚至让每位住户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窗户的大小和颜色。在施工期间，百水鼓励工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很多镶嵌的地方都允许工人自行创作。正因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寓每个细节都是独一无二的。标志性的屋顶，满是绿色的走廊，一切都那么生机勃勃。看着游客们在喷水池旁或坐或卧，当真其乐融融。

如今，维也纳的“公共住宅百年模式”仍在延续。维也纳市政府每年都要新建近9000套公租房，同时通过补贴调节市场价格，确保每位居民都租得起房子。走在维也纳街头，甚至在一区这样的繁华地带，都能看到不少新建的公共住宅。

同时，这些公共住宅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些还“改头换面”，变成了艺术实验先锋。

都市的烟火气与大自然的气息充分融合，尤其重视文化基因传承——这或许就是维也纳的城市密码。



图为百水公寓。（视觉中国）

说到企鹅，你大概会想起冰天雪地的南极。其实，热情如火的非洲也有土生土长的企鹅。

非洲企鹅学名为“黑脚企鹅”，成年后身高只有60厘米至70厘米，恰似蹒跚学步的孩子，走路来憨态可掬。不过，它们的嗓门可不小，时常发出浑厚而响亮的叫声，穿透力堪比驴子，因此也被不胜其扰的当地居民戏称为“公驴企鹅”。

这群小企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西南海岸，它们最集中的栖息地位于南非好望角附近的西蒙镇。尽管南非其他地区以及邻国纳米比亚也有企鹅，但大都零零星星，不成阵势，只有在西蒙镇的企鹅滩才能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地出现。

田士达

为什么企鹅能在非洲生存呢？其实，广袤的非洲大陆气候多样，并非所有地方都炎热干燥。非洲企鹅生活的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全年温和舒适，夏季最高温度不过20多摄氏度。更何况，非洲企鹅就生活在海边的沙滩上，随时都可以跳进海水中“解暑”。

而且，这里的海水很特别。本格拉寒流流经非洲西南海域，带来了南极的冰冷海水。同时，本格拉寒流的上升补偿流将海底营养物质带至海面，形成了有利于渔业的自然环境，也丰富了非洲企鹅的“餐桌”，这里的沙丁鱼、凤尾鱼等浅水鱼类为企鹅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特殊的身体构造也很重要。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非洲企鹅好像涂了粉红色的“眼影”，那是用来调节体温的腺体。企鹅体温上升时，其体内会有更多血液流经眼睛上方的腺体，利用空气流动帮助身体降温，而“眼影”的颜色也会因此更加鲜艳。

根据专家们的研究，非洲企鹅堪称“模范夫妻”。小企鹅出生前，父母会分工完成40天的孵化，一只企鹅孵蛋时，另一只就去海里觅食，吃饱喝足再“换班”。

尽管非洲企鹅的生存环境和身体素质还不错，但由于捕鱼、货轮漏油等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非洲企鹅数量一度急剧下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近年来，南非政府决定，减少企鹅栖息地及周围的渔业捕捞，禁止货船在附近海域通过或停泊，并在食物充足的地区新建保护区等，为企鹅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

为了保护这群可爱的小家伙，南非居民也没少费心。西蒙镇居民自1982年第一次发现企鹅后，便自发地将它们保护起来。后来，当局将西蒙镇的企鹅滩纳入开普敦桌山国家公园内，不仅成立了专门的保护区供企鹅繁殖，还在斜坡上乃至海边房屋的附近花园里为企鹅筑巢。

当地还设立了专门的观景区。人们用木板搭建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深入到企鹅们栖息的海滩，让游客近距离观赏企鹅，并尽量避免打扰企鹅产卵和休息。这条木板栈道架空在沙滩上，企鹅无论是出海游泳、冲浪嬉戏或是觅食归巢，都可以毫无障碍地从游客脚下的中空部分穿过。景区的门票和旅游相关收入也被用来维护和改善企鹅的生存环境。

一般来说，非洲企鹅都会“安分守己”地在保护区生活。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游客大幅减少，有些胆子大的企鹅已经开始尝试拖家带口，跑到人迹较少的海滨街道遛弯了。在靠近海岸的停车场，保护区还设立了专门的警告牌，提醒司机在发动汽车前先检查车底有没有小企鹅。

疫情发生前，西蒙镇总是游客如织，热闹非凡，这其实给企鹅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许多成年企鹅不愿在沙滩上“被迫营业”，就成天畅游在海里捕鱼玩耍，到了夜间再上岸给小企鹅喂食。疫情发生后，西蒙镇清静了许多，企鹅白天上岸喂食小企鹅的次数明显增多，小企鹅们也长得更茁壮了。

小企鹅生存状态的变化正是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结果。因为疫情的暴发，这一进程被大大加速了。如果没有人类有意识地保护，非洲的小企鹅恐怕早就和其他许许多多物种一样，灭绝在地球上。如果没有人类特意设立保护区，小家伙们恐怕也很难建立起安全感，更不会在疫情发生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鼓起勇气，去人类生活的地方“探险”。这份安全感，与日益得到重视的环境一样，也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印象

本版编辑 韩叙 美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rb.com.cn

亚平宁瑰宝回答“何以意大利”

刘畅

例证，进一步展现了中意两国双边关系的强大韧性和牢固根基。

本次展览以中、意、英三种语言呈现，中意两个伟大文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座文化殿堂里相映生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展出的若干件考古发现和艺术巨作，此前从未在意大利境外展出过，有些甚至从未离开过所属博物馆。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次展览堪称中国与意大利博物馆界紧密合作、交流互鉴的又一里程碑。

中国和意大利同为文明古国，分别是中西方文化的摇篮。在交通不便的古代，两国虽相隔万里，仍进行了不少交流，2000多年前开辟的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印证。自中国秦汉时期以来，来自罗马的玻璃器、金银器持续输入，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制品不断输出。除了这些有形的物品外，更令人瞩目的其实是文化、技术和宗教的交流，它们渗透到两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两种不同的文明在对方的国度中各又“生长出一枝”。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沟通之路，更是一条思慕之路、融合之路。

中国和意大利的交往由来已久。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拓了陆上丝绸之路。这是从东向西的凝望。

其实，西方也在遥望东方。意大利史书记载，公元166年，罗马安东尼皇帝马可·奥勒留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印度洋到达汉朝统治辖下的日南郡（今越南境内），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罗马直接通商的纪录。

提起中意两国的交往史，还有

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好奇和向往，很多欧洲人就是因为这本书迷上了中国。虽然在今天的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来过东方，但这并不妨碍他讲述的关于东方的故事深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欧洲人。

从文化与科技意义上讲，对中意两国交往作出更大贡献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曾帮助徐光启等人把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翻译成拉丁文，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西方，有力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

到了清代，意大利米兰人郎世宁来到中国，担任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工作50多年。他将西方绘画方式与传统中国水墨相结合，实现了中西合璧，其画作也别有一番韵味。

历经2000多年的交流，中意两国文化跨越了时代鸿沟，穿透了空间阻隔，既彼此欣赏，又彼此影响。截至2018年，中意之间已结成74对友好城市。

随着科技与沟通方式的发展，两国各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化。希望此次展览能成为中意交流的又一契机，为两国的友好往来增添新的生机与活力。



图为“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展品。（视觉中国）

一个展览、一个文明，意大利古老的历史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上演。

7月10日，“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来自意大利26家国家级博物馆的308套、503件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青铜器、雕塑、陶器、钱币等珍贵文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向人们展示了“何以意大利”。通过观展，参观者不仅可以领略意大利多元文化的碰撞，还可以了解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化进程。

本次展览共有11个主题单元。前4个单元分别从社会、语言、宗教的多元视角展现了统一前的意大利文化。第5单元至第10单元则按照时间线展现了古罗马共和国扩张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第11单元为古罗马货币展示。

开始和结束的两件展品无疑是此次展览的重中之重。

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祭拜马尔斯、维纳斯和西尔瓦诺斯的圣坛，四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样。圣坛讲述了神话中母狼哺育双胞胎的故事，这正是传说中罗马的起源。展览结尾处亮相的青铜“胜利之翼”是胜利女神像的右翼。经专家鉴定，该作品大约创作于公元1世纪左右。其他展品，诸如“休息中的拳击手”复制品、圣菲利浦女性墓葬随葬品、赫拉克勒斯休憩

像、公元前1世纪的双涡柄高脚杯形酒缸等，均展现出意大利文化的丰富多彩，高度概括地回答了“何以意大利”。

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文博机构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近年来更是硕果累累。20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21家博物馆及国内17家博物馆合作，联合举办了“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2019年4月24日至6月30日，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的“归来——意大利返还中国流失文物展”，进一步彰显了中意两国政府联袂保护文物的坚定决心，充分反映了通过司法、外交等途径共同促成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成就了两国文化交流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今年正值中意文化和旅游年的重启之年，“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不仅是本年度中意双方的重点项目，也是两国文化交流深入推进和两国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见证。中意两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坚持举办文化和旅游年，是延续两国友好往来、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又一



图为“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展品。（视觉中国）